

徑上研

地732.4
66.77
=1~6



徑山志序

四大部洲名山不可勝紀而以佛祖著稱者惟是燕之清涼蜀之峨嵋吾浙之補陀靈鷲南屏而雙徑略禹杭臨

序一

安通東西天目之徑是東南最勝道場也自唐國一師開山至月林鏡師為八十七代稱天下徑山與少林祖庭而二諸山志余不盡見所見清涼質而談

補陀雅而博南屏秀而麗
靈鷲近于俚矣獨徑山向無
舊志萬曆初年有僧宗淨者
刻徑山集載諸祖事十之二
三僅存其名與不寐日月詩文

序二

六寥々戴令邑志更自簡少達
觀禪師昔謀刻大藏易以
書冊廣為流通澹居鎧公承
之與吳本如諸公恢復化城寺
貯此刻板事甫就而入臧任此

志者遂虛無人矣海虞宋
元實氏以博雅名流偶寄官
禹杭權皋比與諸生譚道論
文之暇慨然是山佛法僧具備
而獨無志為東南缺典爰自

序三

大藏檢閱諸祖之語錄行事
得十之六自唐代宗宋理宗逮我
高祖成祖興神宗諸制勅而
一切廢興諸緣與天下高衲道
流鉅公名人序紀吟詠之章

輯而為志列為十有四目帙
成出以屬予序余覽之作而
嘆曰燦乎備哉井之乎有倫哉
是徑山中興之畫也夫惟人弘
道惟傑耀靈故列祖首焉不

序四

尊不信域中惟王故制勅重
焉唱緣闡法文序乃宣形委
神傳銘塔斯勅垂像教之範
歷巖壑之美故碑記遊記次
之通玄契奧秘密暢性靈故

書啟偈詠名什次之蘧廬一宿
金湯四圍故流寓外護次之琳
梵代構文流派演故殿宇下
院次之或面壁而證智或
杖策以探奇故靜室名聒

序五

次之以跡象貽神理于是乎紀
古跡以供養資無生于是乎紀
寺產十方叅同萬靈標異
故以紀事終焉燦乎備哉
井之乎有倫哉是徑山中興

之書也余嘗言王者握符御
宇撫有江山不有國史則何
以纂圖垂統恢萬世之業士
大夫于其後人昭之以堂構啟
之以詩書不有家乘則何以

序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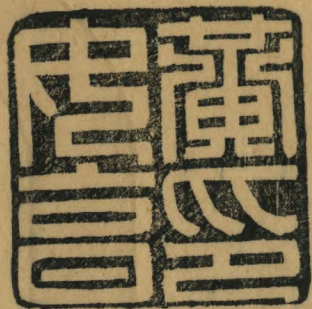
振箕裘而昌門祚今天下佛
子法嗣望此山者將紹明祖
席奉揚宗風不有梵志則
何以知法幢之所繇暨法寶
之所繇傳又非凌以林壑烟

霞道可向平之屐履快少文
之卧遊已也然則此山此志藪
法詔來所興清涼峨眉叅
峙法畧而萃藏寶函並
揭日月者元實之功焉可泯

序七

哉如以山河為幻泡列祖為
影像經典為糟粕度閣
此志若滅若沒非古之神
明則今之狂惑者爾吾亦惡
乎妄序之

天啟甲子秋九月武林黃
汝亨謨并書



卷八

徑山志序

徑山舊龍宮也自神龍施地與
欽師絕類茶林二龍為商那建
刹與龍樹率五伯龍衆受具摩
羅尊者以故嗣法八十餘祖炳
耀海內十方緇素仰之不啻如

徐序一

摩竭印度余少好游每過名山
弔古德應化之地未嘗不徘徊
瞻仰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徑山
去西湖不幾由旬而弗得數向
五峰叅巾子一喝正如曹子震
所謂邑々令人氣盡然猶幸陪

鶴汀李公之後於古杭境內山
川時々一縱吟眺辭如殷浩登
樓庾公興復不淺致足多耳公
顧念徑山震旦祖席志載缺然
莫攷抑亦守土之責乃命禹航
學博宋元實氏搜其故事攷核

徐序二

而刪定之凡為志若干卷示余
朱受而讀之白椎也鑿拂也楸
牀也痛棒也累朝之明信與當
代之渙汗也大藏之所以流通
寶所之所以化現與諸大臣長
者之鴻篇麗藻昭漢而回雲也

掛瓢飛錫名宿如雲定淵空而
動雷震也畸人不借幽士孤筇
倚龍樹而叩天宮也墨汁生香
華花說法叅龍象而高法幢也
雞靈而兔馴杉叅天而竹蔽日
也五峰環峙傑閣崢嶸三千寒

徐序三

而淮徑杳也噫嘻真大備矣嘗
考徑山自國一開山子孫相繼
凡七代而蘊長公葺為十方住
持今六百餘年而李公始一表
章之徑山與公緣豈偶哉有蘇
長公而十方始得與徑山之席

有公而天下始盡知有徑山之
法兩公於徑山其自國一而下
必個々明眼觀着先後因緣俱
非偶也昔李公度謂釋迦生中
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
教如釋迦夫何異同之有慨今

徐序四

天下多事邪術紛起白蓮無為
幾同波旬瓔珞然其弊摠由於
正教之不明今此志標極正法
不啻揭日月於中天令人出迷
途而登覺路不特名山信史已
也余與同官維立陳年况不勝

蕢嘆謂從此已飽啜醍醐不羨
龍泉一勺矣何必親見竹筴乃
解背觸哉曰為之序

天啓甲子重陽日新安徐文龍
田仲父書於如水齋中



徑山志序

古今守西湖者不知凡幾惟白少
傅蘓端明最著以故人以頌守輒
曰白蘓嗟乎白蘇豈易言哉長公
以戒禪師後身示現學士而香山
亦叅鳥窠有省其先後守西湖一

序一

切規爲制度悉自無畏光明光中
流出嗟乎白蘇豈易言哉余東鄙
人也謬承兩公之後仰惟風義雅
不欲見笑于湖山顧時異勢殊法
微魔旺每于簿書之暇興情臨眺
輒低回感嘆兩峰六橋如故也而

當年之盛不可復覩因思鳥窠爲
欽師第一弟子而長公推悟禪師
爲徑山住持至今尊爲十方第一
代而又與寶月澄慧諸名宿交最
久意者東南法席其在徑山乎顧
徑山舊無全志以去省會稍遠而

序一

禪那幽杳之地鮮有過而問焉者
今年首夏適餘杭博士宋君來謁
詢以徑山去餘杭幾何曰一由旬
耳因命往搜故實凡三閱月而稿
呈首列祖次制敕次序文次塔銘
又次碑記游記及名勝等若干則

凡爲帙若干卷子爲披繁理緒考證而詮次之又一閱月始竟自唐宋歷元至我

明千餘年間祖庭之盛衰名勝之隆替與人物代興制作彪炳稱大備矣夫春柳秋波蘭橈錦障西湖

序三

非不豔也而巨人之跡旣往三生之魂不來名山法脈幾不復振自雲棲以一聲佛號續佛慧命而永明辨才諸風賴以不墜茲志而成也非敢謂于薄伽之旨有所倡導庶幾八十七祖一片紹法苦心猶

可想見方內外士憑而弔之或者
其有興乎雖然予竊重有感焉西
湖自長公以後

國朝正德間楊公溫甫始一濬之
已稱極難故當時謂湖有葑蘇去
之湖有梗楊鋤之蓋鋤更難于去

序四

也及今而梗乃愈多余則謂清之
尤急于濬夫清與鋤之難易又何
如哉是縱不得覩天僖中放生之
盛或者萬姓血脉不至壅闕亦五
百應真之所樂觀也余何敢自附
于白蘇第以兩公所拂拭者西湖

之形勝所揚屹者徑山之宗旨余亦欲兩存之而徑山則獨完固倘亦幽遠者固示人以無爭乎夫傍湖之人厥有佛性使兩公而在必已盡攝于無畏光明而余猶日役役焉逐梗者而清濬之爲事則余其亦有魔之心也夫

序五

天啓甲子秋九月汶陽李燁然文若書于西湖之廣生天



凡例

一 凡誌名山者類先形勝以泉石得名故徑山雖勝甲海內實以祖席獨著故首志列祖

一 諸祖惟大慧杲禪師語錄最多卷帙浩繁不能悉載今考之年譜及正法眼藏開示警切者採錄數則若欲博覽其全則有專行語錄在

一 萬曆初年本山僧宗淨重刻徑山集所載諸祖事實十無二三今考之佛祖統載及傳燈錄禪宗正脉五燈會元高僧傳諸藏典復益以松源所藏抄本八十

凡例

徑志

七祖稱大備焉

一 馮開之陸五臺諸先生與達觀禪師創刻方冊藏板始于清涼後移置寂照再議置化城則雙徑一區遂爲震旦流通法寶要地以故刻藏諸序文一一錄載以識諸名宿最上願力今已悉萃于此

一 近代名僧如憨山無幻湛然等到山說法有上堂小叅等語俱不及載以有別刻專行故

一 本山自唐宋元歷代欽賜庄田最多今已悉歸民間特存其額以俟有力者恢復云

一本山下院凡見舊志者雖興廢不一竝載入以便稽考

一列祖而下卽載制勅及序記諸篇以弘暢祖風繪寫名勝山靈增重故舊套圖畫形勝悉裁革

一名緇飛錫恒滿山谷無論異代無從徵考卽近世亦莫由徧稽祇據一二耆宿所知者備載法侶庶存高風于什一云

一詩文多方採輯收錄不齊總期于增重名山故世代前後爵里遠近悉不及序覽者諒之

凡例

二

徑志

一凡志例載土產此山惟松杉以莊嚴祖席茶笋可供養僧衆別無他物可錄故不列

一諸名公撰述序疏詩偈等不及徧訪第據耳目經見者錄入餘俟續載

一諸祖語錄悉出自大藏各款篇章悉回向祖庭俱再四印證方敢登板儼然佛祖心印迥異郡縣志籍信心君子幸無泛視以滋罪過

一刻板若干塊送入本山常住附大藏流通其刷印板頭規例俱照楞嚴寺定額不得增減

例終

徑山志總目

一卷之一

列祖開山起至第七代十方住持一代起至十四代

二卷之二

列祖十五代起至四十四代

卷之三

列祖四十一代起至八十四代

列祖補遺 附法侶

總目

三卷之四

制敕 序文

卷之五

序文

四卷之六

塔銘 塔銘補遺

卷之七

碑記 游記

五卷之八

書啟

卷之九

偈咏

六卷之十

名什

卷十一

外護

卷十二

殿宇

靜室

德目

卷十三

名勝

下院

卷十四

古跡

寺產

紀事

三

徑志

總目終

徑山志卷之一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鹿城陳懋德

訂 虞山宋奎光輯

列祖

第一代

開山大覺國一貞元祖師

祖諱法欽吳郡崑山人姓朱氏世服儒業師初孕母管氏夢蓮生於戶樞折取一花繫於一帶寤乃惡葷餌既誕形貌奇偉神色瑩徹好以佛事為兒戲及冠身長七

列祖

卷一

徑志

尺體備諸相立性溫柔雅好高尚服勤經史便從鄉舉年二十二州以克賦道由丹徒因遇霍林素禪師見而異之問曰子何之師曰將求仕於上京素曰雖有五等之爵豈如三界之尊耶師曰可學乎素曰觀子神觀幾於生知若肯出家必悟如來知見師聞悟識本心素乃躬為剃髮謂門人法鑑曰此當大弘吾法蔚為人師師日夜奮勵鍊行安禪領徑直之一言越周旋之三學廼請素示其法要素曰無人得我法師曰以何傳素曰我法實無可傳者師頓釋疑滯久之辭素請示所止素曰

乘流而行遇徑卽止遂受具於餘杭龍泉寺法崙律師
後之臨安行次東北山之下見樵者問曰此何山樵曰
此天日山之徑路謂之徑山亦名徑塢師憶素語迺披
榛而入四顧非人居適逢苦蓋以覆且杲師就之宴坐
大雪經旬絕食安禪旣霽獵者見之投誠歸向師誨使
更業獵者毀弓矢罟網以其地結菴請就居之日餉於
師他日謂獵者曰吾將隱於此山獵者曰此山神異中
有龍居師勿往師曰何患焉汝宜導吾卽自重岡之西
至危峰之北有一石屏師坐其下凡數日有白衣老人

列祖

卷一

二

徑志

前而致拜師曰汝何人也曰龍也師曰何爲至此曰自
師到此山吾屬五百皆不自安師必久住我將挈其屬
而歸天目願捨所居爲師卓錫之所引師南進登絕頂
入五峰之間中有大湫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湫當涸
矣願留一穴以通天目我欲時至而衛師焉慎勿湮之
言訖乃隱

今之龍井是也

於是雲霧晦冥風雨連霄詰旦湫水

盡涸漲沙如平地北峰之陽有庵儼然新成師知龍所
創遂居之至今基陞諸草不生自是遠近鄉風悉來給
奉四方禪納景從菴居滿於巖谷山左前臨海令吳貞

捨別墅以蓋精舍未逾數載名震天下馬祖令人馳書
書中作一圓相師開緘於圓相中作一點卻封回又令
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何以爲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
藏曰如今便回師曰傳語卻須問取曹溪有僧問如何
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又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
卽向汝說唐代宗永泰初師一日坐于峯北石屏之下
見一白衣人稱是天目巾子山人致禮言曰彼山神告
我長安佛法有難遣我護之非僧相不足以增重法門

列祖

卷一

三

徑志

願度我爲沙彌師曰汝有何能曰能誦觀音俱胝等咒
功力無比師欲驗之指坐後屏石汝能咒之令破否曰

可遂叱之石裂爲三

今喝石
巖是也

師異之度爲沙彌與名曰

崇慧入京寓止章敬寺大曆三年戊申九月二十三日
太清宮道士史華奏乞與釋氏當代名流角佛法道法
勝負于時代宗留神空門道衆憤疾故有是請於東明
觀架刀爲梯史華登躡而上如履磴道緇侶相顧無敢
躡者崇慧聞之謁開府魚朝恩朝恩爲奏其事翼日勅
于章敬寺庭樹間梯架鋒刃銛白如霜增東明觀之梯

百尺觀者如堵崇慧跣足而登至絕梯而止忻然躡而下如行平地以至蹈烈火探沸油餐鐵葉爲飢飢嚼釘線爲脆飴史華與道衆視之駭汗掩袂而走四衆讚仰聲若雷霆帝遣中貴輦廷玉傳宣慰勞嘉嘆至于再三賜紫衣授鴻臚卿號曰護國三藏勅安國寺居之尋被召對問師承何人慧曰徑山高道僧法欽臣之師也慧辭以未具戒不敢受紫衣之賜帝特命開壇方羯磨慧隱身壇上莫知所往帝駭異賜號性空大師時疑觀音應現救護佛法因慧之奏以禮徑山爲師師名益著大

列祖

卷一

四

徑志

曆中代宗遣內侍黃鳳持詔致師詣闕其詞曰朕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林野朕虛心瞻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和尚遠降中天盡朕皈向不違願力應物現形仍勅所經州縣嚴肅館餉勒石現存旣

至闕庭帝躬迎登殿設座以咨法要同弟子之禮師一日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曰欲賜欽師一名忠忻然奉詔迺賜號國一馬頃之辭歸帝曰此衆生有當度者彼衆生豈有殊乎師曰實無有法以度衆生居內

僅一年每賜繒絲設御饌皆抗而不受唯布衣蔬食器用陶匏如平時相國楊綰見而嘆曰此實方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焉崔趙公嘗問弟子出得家否師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爲趙嘆賞其言一時名公如李泌徐浩第五琦陳少游等凡三十二人皆稱門人問道以求決擇已而力辭南還舊山餞禮榮耀勅本州於徑山重建精舍度僧七人以奉巾瓶命州長吏逐月躬至問候德宗貞元五年遣使齎書慰勞并慶賜豐厚久之刺史請居州之龍興寺師亦暫往越之連帥憫

列祖

卷一

五

徑志

其民新被寇願師往臨以福庇之師從其請或半年或一年如是者再復歸龍興與徑山不擇所止師將示滅于龍興先期三日告衆曰當葬吾于南庭隙地勿封勿樹恐妨僧徒之菜地俗壽九十二僧牘七十實貞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師悲願弘深見面聞名如子得毋潛符密契者不知其數目之爲功德山故東至海岱西及隴蜀南窮交廣北盡朔方學者靡不慕義而來志求咨決至於天龍敬向異類皈依地產靈芝空雨甘露聖燈夜現綵雲朝暉

寺之玉芝巖合暉亭四名于此

猛獸棲其傍衆會

集其室白鷗鳥鴉就掌而食有二白兔馴伏靴履之上
欲師足煖有一雞常隨聽法不食生命師之西也長鳴
三日而絕有一麕常依禪室不他遊師之滅亦三日而
歿貞元九年德宗賜謚號曰貞元大覺禪師塔曰天中
憲宗元和十年賜豐碑比部郎中崔元翰撰左散騎常
侍龜登書其碑在寺之西南隅師得法于鶴林素素嗣
威威嗣持持嗣芳芳嗣巖巖嗣牛頭融融師四祖信大
師天復中錢氏刺土許思兵亂發塔見二缸合藏肉身
如生髮長覆面士卒悚拜而去吳越王厚禮重葬于舊
列祖

卷一

六

徑志

塔馬

第二代

無上禪師

禪師名鑒宗湖州長興錢氏子也祖徽禮部侍郎父晟
晦德不仕師少而穎異風骨不凡挺然有拔俗志依本
州開元寺大德高閒出家年二十七受具戒閒使習經
業通淨名思益二經棄之遊方謁鹽官悟空禪師盡得
其要領悟空賞識以爲堪任大法咸通三年至天目東
登徑山見舊寺自國一去後僧徒分散殆盡荒涼如傳

舍師意欲追還舊觀遂駐錫焉未幾百廢具舉道望日
遠學者相尋而至翕然成大法席冠於江澗門弟子傑
出者洪察洪誼洪諧洪寂知名咸啓行謙行滿行真皆
從上宗門爪牙先是誼以經論自負師告之曰佛祖正
法直截亾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
外緣離一切心卽汝真性誼聞而適悅卽呈偈云這箇
非他物元來不昧機達而全體現應處不思議師曰汝
問取察師兄察曰師弟高見非吾境界誼卽辭徧往諸
方至大瀉方悟玄旨師平時指徒語言切直類皆如此

列祖

卷一

七

徑志

咸通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集衆說法端坐而化閱世
七十有四坐四十八夏門人奉全身葬于寺之西大寂
巖五代梁太祖乾元五年吳越武肅王請于朝賜謚無
上禪師唐之名士雲牙先生沈敬修撰靈龕銘并序又
爲之讚曰睂目清開風神秀發圖入丹青不差毫髮潭
底無波天心印月是兮非兮師寧有說

第三代

法濟禪師

禪師諱洪誼其先吳興烏程人也姓吳氏生而神異長

而聰穎十九依無上禪師削髮二十二往嵩嶽受具初
習律乘未十日而誦畢棄之游心經論機辯風生耆宿
下之歸覲無上無上問曰汝於時中將何以報答四恩
師茫然莫知所對廢食三日無上方便慰安之師於言
下有省述偈以進無上頷之具無上章未幾乃辭行脚始謁
雲巖不契遂造大瀉頓釋蒙滯再走石霜得末後句尋
遇唐會昌沙汰衆皆悲惋師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
命耶何乃效兒女子態乎大衆初復沙門相師還故里
西峰院咸通七年上徑山無上委以住持事師辭甚力
無上曰吳中佛法藉於子耳何辭之有開法之初衆不
滿百未終歲間堂餘萬指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
猶是時人工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僧曰
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
透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階級向上
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僧問如霜如雪時如何
師曰猶是污染曰不污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僧問如
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蠅螟眼裏
着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石霜云只爲太近實

頭僧問如何是長石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石霜云
雙陸盤中不喝采佛日長老訪師師問承聞長老獨化
一方何以薦游峰頂佛日曰朗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
師曰莫便是長老家風佛日答曰峭峙萬重闕於中含
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佛日曰今
日賴遇佛日佛日卻問云隱密至真時人知有道不得
大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于此二途猶是時人昇降處
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可道佛
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塲師曰任汝二

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佛日曰爲報白頭無限衆
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去路勿
參差佛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留師曰汝言有三
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爲
誰留汝言有三四我卽一也無許州金明上座聞師說
法頗契石霜乃曰徑山老子何敢說石霜禪我往問之
彼若果合我則爲渠作園頭如其不然我則掀倒禪牀
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石霜云直須萬年後云
萬年後如何石霜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

問師云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云直須老去云老去後如何師云光靴任汝光靴結裹任汝結裹明乃作禮爲之治圃三年師始至是山適遭黃巢之亂巢之偏帥領卒千餘人見師師宴坐不起帥以劔揮禪牀者再師神色不動帥異之獻寶再拜而去

今禪牀二劔迹猶存

吳越武肅王

徵時師一日謂其徒曰翌日有異人至當厚禮以待之詰朝王至師乃門迎延于丈室特異於他堂衆皆訝之乃密謂武肅曰他日獨霸吳越當須護持佛法無忘此言武肅恭謝而去及立軍功收杭州執弟子禮以事於

列祖

卷一

十

徑志

師待遇勤厚莫可爲比

僖宗

中和二年表乞賜師紫衣方

袍

昭宗

景福二年武肅封吳越王復表乞賜號法濟大師

皆制可乾寧二年乙卯九月二十九日院前檉樹忽萎厨內飯如金色知事白師師令鳴鍾大衆雲集乃陞座示衆曰牟尼掩足迦葉藏峰彼彼不落見聞一句莫教人說汝須急切各自知時法界雖長人世景促佛法非遠大道不迷孝順住持如吾在日久立珍重乃修書遺武肅王復命門人冲羽久住智全等遺戒曰自吾去後汝等傳噐住持凡度徒弟皆禮吾真爲師兄弟相攝無

忘此語三十日寅時入滅俗壽八十三僧臘六十一以
元和八年癸巳歲生大和五年辛未歲出家年一十九
大和九年乙卯歲受具戒年二十三咸通八年丁未歲
住持當山至乾寧二年乙卯歲凡二十九年武肅王自
爲述讚四十句又謚師爲建初興國大師及親號塔曰
廣濟之塔開平五年辛未歲僧師烈製碑文貞明二年
丙子歲立石武肅王將薨謂文穆王曰吾昔自徑山法
濟示吾霸業自此發迹建國立功故吾嘗厚顧此山焉
他日汝等無廢吾志其後文穆忠憲忠懿王皆不忘武
肅之遺旨恩顧山門非他可竝焉

列祖

卷一

十一

徑志

第四代

慧滿扶禪師秀州人四月初七日式寂

第五代

法警庠禪師杭州人九月三十日式寂

第六代

修禪師杭州人九月十八日式寂

第七代

廣燈湛禪師秀州人四月二十一日示寂

十方住持

第一代

祖印悟禪師杭州人元祐五年內翰蘓公知杭州革爲十方命師爲一代住持三月十日示寂

第二代

淨慧隣禪師杭州人正月念五日示寂

第三代

妙湛慧禪師杭州人二月三十日示寂

第四代

演教賞禪師杭州人七月初五日示寂

第五代

寶月方禪師杭州人五月十六日示寂

第六代

澄慧淵禪師杭州人東坡嘗寄以詩有師住此山三十年妙語應須得山骨之句十二月十六日示寂

第七代

維琳無畏禪師俗姓沈武康人約之後也好學能詩熙寧五年蘓軾通判杭州招住徑山大明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在然燈前亦非釋迦後云莫便是育王兒孫也無師曰神岳峰高尾閣水問如何是大明家風師曰神鸞頂上軒眉坐黃鸚岫中昂首行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會即便會覓甚麼意旨僧珍重便去師曰聽取一偈楫楸火殘飛白灰老僧身上白如雪地爐宴坐人不知蒼狄山西叫明月久立珍重後居邑之銅山作菴名無畏建中靖國初軾自儋耳還至崑陵以疾告老琳往問疾有詩贈答始琳之在銅山也院有松合抱郡將治屋索材將往伐之琳知之預命削皮題詩列祖

卷一

十三

徑志

第八代

淨慧儀禪師秀州人二月初五日示寂

第九代

覺潤雲禪師信州人十一月三日示寂

第十代

玄應仁禪師台州人九月初十日示寂

第十一代

普明舜禪師建寧人八月初三日示寂

第十二代

大悟裕禪師台州人正月初一日示寂

第十三代

佛日大慧禪師宣州城奚氏子諱宗杲字曇晦夙有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窗戲以硯投之悞中先

列祖

卷一

十四

徑志

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卽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毘尼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瑄禪師棄游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旣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師一見異之俾侍巾襪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爲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勤卽圓悟堂卒師爲堂求塔銘于無盡居士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菴曰妙喜洎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

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悟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歿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蘓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

擇木乃朝士止息處悟每

列祖

卷一

十五

徑志

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付之令分座室中握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李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趨吳度夏虎丘闖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問湛堂殃崛摩羅持鉢產婦家因緣時圓悟詔住雲

居師往省命師居第一座冬至秉拂昭覺禪師出衆問
曰眉間挂劔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圓悟于座下以手
約云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
觀悟歸蜀師于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菴以居學者
雲集久之入閩結茅于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三人
又徙小溪雲門庵紹興丁巳應張丞相魏公浚命上徑
山開堂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
師曰鈍鳥逆風飛曰徧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
圓師曰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師約住云假使

列祖

卷一

十六

徑志

大地盡末爲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
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
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納僧各各
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
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
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
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
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卽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
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况復勾章棘

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
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生情萬劫羈鎖聖名
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
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
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
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檢點將來合喫拄
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
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鑊錮
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少卿

列祖

卷一

十七

徑志

馮公檝問曰和尚常言不作這蟲豸爲甚麼今日敗闕
師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作麼生見馮公擬議師便
掌時羣寮失色馮大笑曰長老與檝佛法相見曩時師
與同叅超然居士趙表之每以不宦游出世爲戒時表
之辟宗正師赴徑山適晤官驛師述偈見意云超然妙
喜兩同叅驀地相逢各負慚我去住山君躍馬前三三
與後三三明年衆將一千皆諸方角立之士師行首山
令起臨濟宗憧憧往來其門如市學徒咨扣日入玄奧
規繩不立而法社肅如也給事馮公坐夏山中館不動

軒日只一食長坐不臥遣道謙往零陵問訊紫巖居士
謙中途打發大事及歸師于半山亭望見便云這漢和
骨都換了也謙聞大驚云這些驗人處設使釋迦達摩
亦不讓次年坐夏者一千七百有奇自真贊云一千七
百痴衲子圍繞這個無明叟以神龍未有封號敷奏于
朝蒙賜侯曰廣潤廟曰靈澤庚申刱建千僧閣參政李
邴漢老作記別錄是年侍郎張公九成狀元汪公應辰登
山問道談格物之旨又問臨濟因緣得大自在嘗曰九
成每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豁然四達如千門萬戶不

列祖

卷一

十八

徑志

消一踏而開非出常情莫知我二人落處然九成了末
後大事實在徑山此瓣香不敢孤負他也明年張公以
父卒登山修崇請師陞座因說圓悟謂張昭遠鐵剗禪
山僧以無垢禪如神臂弓乃偈曰神臂弓一發透過千
重甲子細拈來看當甚臭皮襪未幾遭論列以張坐議
朝廷除三大帥事因及徑山主僧應而和之追牒責衡
州先是元豐戊午師始出家慧雲院塑釋迦像有異人
丁生語寺僧曰若像之毀是人嬰禍于時慧雲後昆忘
丁生之讖毀像新之正此日七月至貶所時昭遠知臨

川師以偈戲之曰小郡知州說大禪因官置到氣衝天
常攜剗子勘禪客誰知不直半文錢昭遠戲酬偈曰小
菴菴主放憨痴愛向人前說是非只因一句臭皮靴幾
乎斷送老頭皮師初到衡陽諸處道友送錢米遣兩侍
者往嶽山瀉山散處齋僧衡人初不知是說因普說方
與言宣律師問韋馱天神世間功德何者最大曰齋僧
功德最大人卽聽信稍知歸向焉師居廖季繹通直之
西園四方衲子雲委川會攬糧景從庵無以容十七年
侍者冲密慧然錄師與衲子問答語請名師目之曰正

列祖

卷一

十九

經志

法眼藏示衆云古人道大智無分別大用無理事如月
印千江似波隨衆水且那箇是無分別底大智那箇是
無理事底大用莫是問一答十辯瀉懸河是大智麼莫
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掀倒繩牀喝散大眾欄腮
贈掌拂袖便行擬議思量劈口便壑之類是大用麼若
作遮般見解莫道我是衲僧便做他衲僧門下提破草
鞋挈骨董袋底奴子也未得在善知識實悟實証而大
法不明爲人時未免以自悟自證處指似人瞎却人眼
况無悟證學語之流瞎人眼不在言也此事大難沒量

大人到這裏無插足處你小根無知魔子輩如何敢造
次開大口你試靜處坐地微細揣摩你方寸裏還實到
不疑之地也未若實未到我却賞你放得過把得定不
受人走作遮般的喚作地獄滓十方施主一粒米一莖
菜將來供給你只要你道業成就同趣佛乘求異世他
生福報道業不明如何消得你諸人決欲紹繼此箇門
風直須心境一如方有少分相應你莫見我說恁麼事
便閉目藏睛做死模樣硬差排心與境一如遮個儘你
伎倆如何差排你要得真個心境一如麼直須啐地折

列祖

卷一

二十

徑志

曝地斷拈却髑髏裏作妄想底將第八識斷一刀自然
不着差排你不見巖頭和尚有言纔有所重便成窠臼
你諸人一生在叢林參尋此事無所得者不在言也其
間多有頭白齒黃坐在窠臼裏一生出頭不得都不知
非向古人言句上得些滋味者以奇言妙句爲窠臼于
經教中聲名句義上得滋味者以經教爲窠臼於古人
公案上得滋味者以古人問答代語別語抑揚語褒貶
語爲窠臼于心性上得滋味者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爲窠臼于寂然無言無說處得滋味者以閉目藏睛威

音那畔坐在黑山下鬼窟裏不動爲窠曰于日用動轉
施爲處得滋味者以揚眉瞬目舉覺提撕爲窠曰謂法
不在言語上不在情識上不在舉動施爲處錯認業識
爲佛性於此得滋味者以擊石火閃電光爲窠曰如上
所說皆于得滋味處有所重若無大丈夫氣槩退步知
非卽以所重處便作奇特想玄妙想安穩想究竟想解
脫想作如是等想者佛出世亦不奈何教中謂之癡闇
惑何以故爲你癡故執邪爲正爲你闇故墮在所重處
不能動轉若干心無所起于法無所著則無所重無所

重則自然赤骨力地無欲無依於法自在你卽今便要
恁麼相應亦不難但於心平等無所染著如何是染著
作衆生想佛想世間想出世間想求出離想求佛智想
皆名染著你但向欲起未起時猛著精彩一躍跳出來
此心朗然獨脫纔覺恁麼便轉向上面去自然頭頭上
明物物上顯得到恁麼田地亦不得采顧著若采顧著
則有所重纔有所重此心卽滲漏矣只名滲漏心不名
平等心謂平等者善與惡等背與向等理與事等凡與
聖等量與無量等體與用等遮個道理唯證者方知諸

人若未證直須證取證得了方得名爲真出家兒若心
不正向心外取證此名出家外道不堪爲種草此心廣
大無分劑無邊表塵沙諸佛成等正覺山河大地萬象
森羅皆不出此心此心能與一切安名立字一切與伊
安名立字不得故諸佛諸祖不得已隨你顛倒著個名
字喚作真如佛性菩提涅槃強立種種差別異號爲你
衆生界中見解偏枯有種種差別故立此差別名號令
汝于差別處識取此無差別底心非是此心有差別也
所以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你若實證實

列祖

卷一

二十二

徑志

悟不信此心決定是佛只此卽心是佛便是差別因緣
佛言欲以譬喻而顯示終無有喻能喻此說箇廣大已
是限量他了也况以限量心欲入此廣大境界縱然入
得如持蠡酌海一蠡縱滿能得幾何然只遮蠡中之水
未入蠡時卽是無限量底水爲你境界只如此大生滿
足想故此無限量境界亦隨你器量滿足非是大海水
只有許多故佛有言譬如大海不讓小流乃至蚊蚋及
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此水喻心蚊蚋阿修羅喻
大小差別此心體上本無若于差別汝但不起諸見識

取此心種種差別亦自識得矣先聖尚不許執此心爲實心外更有什麼實底物爲你作障難我今拖泥帶水亦是不得已爲提獎嬌兒撫憐愛子老婆心切故牽枝引蔓你莫記我說底便以爲是今日恁麼說明日又却不恁麼說你纔恁麼我却恁麼你不恁麼時我却恁麼你向那頭尋我住處只我亦自不知住處他人又如何尋得遮箇是活底門戶死却見行方可入作而今學人將少分精進禮佛持誦戒身口意以爲資糧希求證取有什麼交涉大似癡人埋頭向西走欲取東邊物轉

列祖

卷一

二十三

徑志

走轉背轉急轉遲此是無爲無漏無功用大法門若起纖毫取證心則背馳矣如何欲憑些小有爲功行便擬希求所以古人見得太近故云我坐地看你究取又云我立地看你究取卽不曾教你起模畫樣積功累德希望成道縱你希望得成隨成卽壞徒自疲勞你莫見恁麼道了便撥無因果作地獄業以平常無事喚作無佛法知見飢來喫飯困來卽眠以此爲無修證以此爲無功用且莫錯會好荷擔此事也須是箇渾剛打就生鐵成底漢始得豈容你小根小器造次承當不見臨濟三

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後得大愚點破遂忽然大悟不覺失聲云噫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云你適來覓有過無過而今却言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便恁麼道臨濟于大愚脇下墜兩墜愚遂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吾事你諸人參禪還得恁麼也未雲菴和尚頌云資糧更不著些些岐路年深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蘆花又頌臨濟悟旨云便言黃蘗無多法大丈夫兒豈自垂脇下兩拳明有信不從黃蘗付將來又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雀樓一踢踢翻

列祖

卷一

二十四

徑志

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據遮兩箇老漢頌便可承嗣臨濟作他兒孫真不忝竊古來幸有恁麼體格如何略不着些眼腦看是個甚麼道理此事如青天白日有甚麼遮障諸方有奇特差別海蠡兒禪曲曲折折此語又是討他那語又是識破遮語又是不上他鉤線不入他圈襪遮語又是偏正回互遮語又是尊堂有諱不敢當頭又有一種以楞嚴宗鏡臨濟偈語所說眼見耳聞無非是心更非別法引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之類爲證謂之根脚下事謂

之基趾謂之綿密地你不妨會得好若恁麼會豈不是
認物爲心旣是你心又要認他作麼又有一種將臨濟
三玄雲門三句逐句解說以傳燈廣燈祖師言句各分
門類以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師
子現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若人
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咸是妙明真
心中之類配爲體中玄函蓋乾坤句以三脚驢子弄蹄
行鋸解秤椎火裏螞蟻吞大蟲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
二鐵圍山東山水上行北斗裏藏身凡語言注解不得

列祖

卷一

二十五

徑志

處便道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嘴處如此之類謂之句中
玄截斷衆流句如蹋着秤椎硬似鐵蹋破草鞋赤脚走
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山是山水是水行但行坐但坐大
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將如此之類謂之玄中玄隨波
逐浪句豈不見汾陽和尚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
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談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此老
子明明爲你指出臨濟骨髓却來逐句下解注謂三玄
三要事難分是總頌得意忘言道易親是體中玄一句
明明談萬象是句中玄重陽九日菊花新是玄中玄此

是前輩中負大名望有真實悟處而大法不明無師承
杜撰如此瞎衆生眼其餘裨販之流不在言也想汾陽
老人未肯點頭在分明向你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
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談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恁麼
道了更將鉢盂安柄莫道你負大名具大辯才有大智
慧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作遮般去就政好捉來活埋免
致教壞人家男女一盲引衆盲問着三要却注解不得
便將同德山托鉢巖頭末二句南泉斬猫猊百丈野狐
歸宗斬蛇大隋燒畬趙州勘婆子勘菴主睦州擔板陳
列祖

卷一

回互爲宗旨如洞山與雲居過水次洞山問水深多少云不濕山云麤人雲居却問水深多少云不乾謂水諱濕而當頭道濕不能回互謂之麤人雲居却云不濕是觸諱而不能回互洞山道不乾乃有語中無語何謂有語不乾是何謂無語不乾是不乾乃是濕是活語能回互不觸諱故也又以黑白圈兒作五位形相以全黑圈兒爲威音那畔父母未生空劫以前混沌未分事謂之正位以二分黑一分白圈兒爲正中偏却來白處說黑底又不得犯着黑字犯着黑字卽觸諱矣更引洞山頌

列祖

卷一

二十七

徑志

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謂能回互只言三更三更是黑初夜是黑月明前是黑不言黑而言三更初夜月明前是能回互不觸諱以兩分白一分黑圈兒爲偏中正却來黑處說白底而不得犯白底消息云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不言明與白而言失曉與古鏡是能回互明與白字而不觸諱蓋失曉是暗中之明古鏡亦是暗中之明老婆頭白不說白而言老婆白在其中矣能回互白字故也又說正中來頌云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或云出塵埃謂凡有言句皆無中唱出便自挾妙

了也無不從正位中來或明或暗或至或到皆妙挾通
宗凡一位皆具此五事如掌之五指無少無剩兼中至
謂兼黑兼白兼偏兼正而至何謂至如人歸家未到而
至別業乃在途爲人邊事亦能回互妙在體前兼中到
謂兼前四位皆挾妙而歸正位謂之折合歸來炭裏坐
亦是說黑處而回互黑字不道黑而言炭或者又謂曹
山有言正位者卽空界也一向無物偏位者卽色界也
內有種種諸雜萬像兼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
理就事兼帶者卽冥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染非淨無正

無偏故云虛玄要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
妙最玄須是審詳辯明當體又說五位皆三字成句偏
正上下回互而不犯中中卽正位也說理說事教有明
文教外單傳直指之道果如是否若果如是討甚好曹
山邪又引浮山作大陽真讚曰黑狗爛銀蹄自注云此
語正位中有偏位黑狗是正位爛銀蹄是偏位白象崑
崙騎自注云此語偏位中有正位于斯二無礙自注云
此語不墮有無二邊所以洞山云不落有無誰敢和木
馬火中嘶自注云妙挾然雖妙挾而虛玄唱道者也似

遮般說話須教你燒頂煉臂發誓願不得妄傳然後分
付亦謂之末後句師舉了遂彈指云好掩彩底禪若是
皮下有點血底還肯喫遮茶飯麼我且問你臘月三十
日四大相將解散平昔記持學得底還回互得麼回互
時還着意也無當恁麼時心識已昏如何回互既回互
不得定撞入驢胎馬腹中隨業受報當此之時欲觸諱
作麤人亦不可得况能敵他生歿耶又有商量洞山示
衆云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
麼生功功時作麼生時有僧問如何是向山云喫飯時

列祖

卷一

二十九

經志

作麼生如何是奉云背時作麼生如何是功云放下鉏
頭時作麼生如何是共功云不得色如何是功功云不
共向時作麼生謂趣向此事答曰喫飯時作麼生謂此
事不可喫飯時無功勲而有間斷也奉時作麼生奉乃
承奉也如人奉尊長先致敬而後承奉向乃功勲之所
立纔向卽有承奉之義答曰背時作麼生謂此事無間
斷奉時旣爾而背時亦然言背卽奉之義蓋奉背皆功
勲也功時作麼生功卽用也答曰放下鉏頭時作麼生
把鉏頭是用放下鉏頭是無用洞山之意謂用與無用

皆功勳也亦是無間斷之義共功時作麼生謂法與境
敵答曰不得色乃法與境不得成一色正用時是顯箇
無用底無用卽用也若作一色卽是十成死語洞山宗
旨語忌十成故曰不得色乃活語也功功時作麼生謂
法與境皆空謂之無功用大解脫故曰不共乃無法可
共不共之義全歸功勳邊如法界事事無礙是也你面
前無我我面前無你所以夾山道此間無老僧目前無
闍黎是也如此之說皆趣向承奉于日用四威儀內成
就世間出世間無不周旋謂之功勳五位你道他古人

列祖

卷一

三十

徑志

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此有甚奇特只是口傳心授底葛
藤旣不如是且古人意畢竟作麼生妙喜爲你下箇注
脚也要諸方檢點不見汾陽道面目見在一任揀取故
淨名云但除其病而不除法又首楞嚴云汝以緣心聽
法此法亦緣古人一言半句雖是垂慈皆在未扃已前
著到如三玄三要四種料揀十智同真亦是遮箇道理
妙喜恁麼說不是貶剝諸方且要箇中人辨明緇素而
已又有一種也不在言語上也不在古人公案上也不
在心性上也不在玄妙上也不在有無得失邊如火相

似觸着便燒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卽真信手拈來超今越古一句來一句去未後多一句便是得便安似遮般底只是弄箇業識癡團便謂無因果無報應亦無人亦無佛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姦無妨般若如此之流正是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是有一種商量古人公案謂之針線工夫又謂之郎君子弟禪如商量女子出定語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云文殊與女子無緣罔明是初地菩薩爲甚麼出得女子定云

列祖

卷一

三十一

徑志

與女子有緣下語云寃有頭債有主又有商量道文殊不合有心所以出不得罔明無意所以出得下語云有心用處還應錯無意求時却宛然又有商量道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杓柄在女子手裏罔明爲甚麼出得如蟲禦木又云因風吹火又云爭奈女子何邪解甚者至于作入定勢又作出定勢推一推彈指一下哭蒼天數聲伏惟尚饗拂袖之類冷地看來慙惶殺人又芭蕉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商量云你若是遮般人我與你說這般話謂

之與你拄杖子你不是遮般人我當面換却你眼睛謂
之奪却你拄杖子下語云量才補職又云看樓打樓又
有商量道有無與奪是擒縱學者似恁見解如麻似粟
如上所說皆口傳心授露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
脫出非唯自誇亦乃誇他古人此是諸方學得底海蠡
禪諸上座還信得及麼不見道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
慈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我遮裏是海蚌禪開口便
見心肝五藏羞珍異寶都在面前閉却口時何處覓伊
縫罅不是強爲法本如是諸上座光陰可惜各各趨色

力强健猛着精神了取莫愛他奇特奇特處賺悞人雜
毒在心識裏他時後日莫道得力只死時也死得不瞥
脫更說甚麼敵他生死世間無明煩惱却有限量一念
識破則當體寂滅惡知惡見法塵煩惱無限量能障道
眼使得你心識晝夜不停謗佛法僧造地獄業雖是善
因反招惡果果有智慧大丈夫漢方識得破不被他作
惱不見雲門大師有言盡乾坤一時將來着你眼睫上
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僧打一捆
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甚麼道理直饒你向遮

裏明得若向衲僧門下好椎脚折若是箇人聞說道甚
麼處有老僧出世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你若不是箇
手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又不見羅山
和尚有言玄門無法不立紀綱若欲討尋聲前看取諸
佛子真心無定真智無邊我若縱遮兩片皮從今日說
到盡未來際鉤鎖連環相續不斷亦不借他人氣力此
是人人分上各自具足底事添些子不得減些子不得
佛祖得之喚作大解脫法門衆生失之喚作塵勞煩惱
然得亦不曾得失亦不曾失得失在人不在法故祖師

列祖

卷一

三十三

經志

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
天地懸隔欲得見前莫存順逆你禪和家箇箇念得還
曾略着意理會麼祖師安箇名字謂之信心銘只要諸
人信此廣大寂滅妙心決定不從人得故中間有言一
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
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又云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又
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你但言此
一心之法不可取不可捨便好向遮裏放身命若放不
得是你根性遲鈍臘月三十日不要錯怪老漢時熱久

立喝一喝下座庚午准命移梅州至曹溪禮六祖塔十
月至貶所郡守謝朝議語僚屬曰朝廷編置所謂長老
者但一僧耳兵馬東偏隙地從其居止既而僧行日至
幾數百指施鋤鑿而乎基址運竹木而縛屋廬聽其指
呼無敢怠者守雖聞其服勤如此亦未知果何人也於
是延見一二觀其能爲南閩修印書記適承命乃與從
容彌月語論英發權古商今逢原左右守復徵等伍更
有蘊異能者否印遂告以負大經論者有之博極書史
者有之詩詞高妙者有之翰墨飄逸者有之其所以未

列祖

卷一

三十四

徑志

能明徹則佛祖大事因緣而已是以不憚艱險隨侍而
來得依仁政幸莫大焉守且駭異知其徒皆爲法忘軀
之士自是于師日益加敬遣子謝純粹求入道捷徑示
之以法語八篇臨安陳安常張處俊各具一百問答遣
价求印證師題後略云自問自答自倒自起蚊錐鐵牛
賣弄口嘴賞伊膽大來呈妙喜盡令而行埋入地底放
過一著各自看取若不放過打出骨髓師遷梅六年遐
邈遠俗靡不從其攝化家繪其像敬事虔肅乙未十二
月蒙恩自便答經略方公務德書云往歲南遷參隨僧

行零落瘴鄉六十三人義難以忘今之所存于茲無幾
間或熏爐茗盃必異于衆蓋不忘南荒朝游夕處之義
也師在梅受人供養臨行菴中所有動使之物盡散與
人平昔所收施利悉用辦齋遍請合郡僧道士庶并現
任官云師離梅太守鄧公酢賓禮委官兵津發居民扶
老攜幼遮道祖餞眷戀有不勝情者取道汀州時張子
韶自橫浦蒙旨守永嘉師維舟俟之既見留連欵語遍
賞名山聯舟東下各賦詩分袂于臨江之新淦三月被
旨復僧謝恩陞座有青氊本是吾家物今日重還舊日
列祖

卷一

三十五

徑志

僧珍重聖恩何以報萬年松上一枝藤丞相和國張公
德遠居長沙其母秦國夫人問道于師臥疾將亟曰妙
喜老師今不復見也老婆有私恩未報和公凡三走价
之空春趣師之行及至秦國捐館矣和國公語師曰先
妣願供養和尚一年爲報德之私遂館光孝寺之東堂
明年却饒州薦福之命遂作桑梓之行中書舍人唐公
文若字立夫于道自謂有所趣向每聞師有未語已前
之驗立夫時召赴行在維舟謁師相見次師曰莫是子
西之後否立夫曰乃大人也師曰尊丈與某昔在無盡

府第相從甚久不如公有個無師自得底道理但未喫
得徑山手內竹篋在立夫乃俛首感服炷香致謝遂連
檣之鄂渚抵九江太守朱公請說法于能仁寺而以廬
山圓通敦請住持三辭不獲因舉道顏長老補其處然
後解維至宣城館于敬亭山適明州阿育王山專使至
准朝命住持師住育王裹糧問道者萬二千指百廢並
舉冠于今昔雲巖典牛游禪師以頌寄師云五濁海底
輾屎猪躍出那邊三脚驢鐸聲旣已喧四衢雲間騰踏
天馬駒諦聽典牛一句子世上有你何用余寺以衆多

列祖

卷一

三六

徑志

食貧陳請海岸閒地千頃開築爲田率八萬四千人結
般若會人出緡錢餘竭衣盂以成丞相湯公思退敷奏
詔賜其莊名般若二十八年師七十被旨遷住徑山坐
夏千餘衆師之再住此山道俗欽慕如見其所親雖老
引接後進不少倦一日忽廚房傾仆蓋神龍欲師興建
之始師卽搥鼓示衆云去歲育王方修了今日徑山又
倒却雲堂大衆一時驚只有老僧渾不覺問大衆因甚
不覺豈不見道不啞不聾不做大家公由是廣其址以
新之建孚佑王殿及巖像設置東坡祠像于殿之右廡

乙卯求退于朝纔進表卽渡江之四明府尹張公僉致書差衙校挽師再歸徑山有重理舊詞連韵唱之語孝宗皇帝在普安潛藩遣內都監黃彥節命師就山中舉揚般若師說偈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獻上上嘉嘆之孝宗皇帝居建邸內都監黃彥節侍次誦於妙喜處所授祖師偈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上聞之理與神遇欣愜盈懷委內都監訪師請陞堂遂說偈以獻曰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旣作法中

列祖

卷一

三十七

徑志

王于法得自在上甚嘉訥焉尋復請爲衆說法親書妙喜庵三字及製真贊題曰文囿贊真呈妙喜師師演成四偈其引曰宗杲伏承文囿至人頒示妙喜讚大哉言乎而思惟所不能及也宗杲雖不敏演成四章謹繕寫上呈偈載語錄辛巳夏謝事徑山遂所請知省李公伯和施錢重建明月堂爲師佚老之居師以衣盂重建選佛堂壬午師居明月堂雖老益健以法求人接物爲已任學者益親賢縉紳爲道而至者無虛日孝宗皇帝卽位之九月詔師問佛法大意適師臥疾特賜大慧禪師

號隆興元年師七十五歲三月間王師凱旋作偈曰氛
埃一掃蕩然空百二山河在掌中世出世間俱了了當
陽不昧主人公出衣盂命闔山清衆閱華嚴經七百餘
部用祝兩宮聖壽保國康民六月之寧國上冢葺治還
山上復取向所賜宸翰以御寶識之曰賜大慧七月十
二日示微恙大衆力請說法于千僧閣以爲末後垂訓
師委曲付囑其語懇勵至切于時衆皆悲歎十四日夜
有大星隕于寢室之後流光有聲師微笑曰吾將行矣
八月初二日凌晨法鼓震裂初九日薄暮學徒識師無

列祖

卷一

三十八

徑志

意于世環擁寢室師以手搖曳曰翌日始行矣至五更
親書遺奏及作丞相張公德遠書以端石硯寄別丞相
湯公進以外護吾宗爲囑仍書委曲以示參徒了賢請
偈師高聲曰無偈便歿不得也衆懇乃大書曰生也只
恁麼歿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熟大投筆就寢
吉祥而逝度門弟子八十四人嗣法自教忠而次數過
百十星分碁布列刹相望皆其的子親孫潛通密證匿
曜韜光唯恐有聞于世者殆不可勝數士大夫恪誠扣
道親有契證如叅政李公邴等十八人摠衣與列佩服

法言如內翰汪公藻等二十一人其餘空而往實而歸者衆矣是月二十日衆以全身葬于明月堂之後皇帝聞之嗟惜製師真贊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賜謚普覺塔名寶光所賜御書建閣以藏其八處九會全錄編爲八十卷哀其綱要爲五冊詔入大藏流行焉

第十四代

妙空明禪師濠州人正月十五日示寂

列祖

卷一

三十九

徑志

徑山志卷之一終